

论韩愈古文理论中的“道”及“胶”与“异”

石文英

摘要 韩愈在《原道》篇中明确界定:“道”是为国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。写古文首先是内容富有社会意义的革新。韩愈提出“不胶”、“外胶”两个特殊概念,阐明造艺过程中主客观关系,前者为专心致志、锲而不舍的创作精神,后者为深入生活、不平则鸣的创作动力。由于对“道”的推崇,韩愈反对远离现实,超然物外的枯淡心境。他倡导古文有强烈的创新意识,希望建立一种独立于今于古内容形式全面革新的散文文体风格。由此他主张创作之“异”,其内涵有三:反“循常”、反“因袭剽贼”、“词必己出”。如果说反“循常”重在廓清骈俪余风,反“因袭剽贼”旨在摒弃复古守旧,“词必己出”则正面提出古文要写出独立的风格,写出作者的个性及社会人生。

关键词 道 胶 异 词必己出

韩愈在潮州的仁政是他一贯关心现实、重视民瘼的一种社会实践。韩愈对黎民百姓的热心肠在他的古文主张里表现无遗。他的古文主张虽是在创作过程中逐步提出,但很明确,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两汉以前优良的散文传统,即内容言之有物,形式朴素自然。《题欧阳生哀辞后》:“愈之为古文,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!思古人而不得见,学古道,则欲通其辞。通其辞,本志乎古道者也。”^①“通其辞”是手段,“学古道”才是目的。韩愈的“学古道”何所指?《原道》中的一段话说得很清楚:“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之谓道,足乎己,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春秋》,其法礼乐刑政,其民士农工贾,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,其服麻丝,其居宫室,其食粟米果蔬鱼肉,其为道易明,而其为教易行也。……”“曰:斯道也,何道也?曰:斯吾所谓道也。”^②韩愈说:此“道”是尧传之舜,舜传之禹,禹传之汤,汤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所以此“道”是“古道”。

《原道》一文研究者多着眼其辟佛排老及儒家道统的提出。究其实,《原道》与其说是哲学的,不如说是社会学的。韩愈所说的仁义之道就是:士农工贾齐全,刑政礼乐完备,衣食住行安泰的国计民生;尊卑长幼亲疏有序的社会人生;粟米果蔬鱼肉丰足的自然人生。一句话,就是努力去营造、实现和完善一个既有精神文明又有物质基础,国家赖以生存,黎民百姓赖以生养休息的合理社会。道统中提出的圣君名相先贤先哲都是倾其一生,胼手胝足,奔走呼号,为营造这么一个合理社会而不惜劳顿憔悴的伟人。《争臣论》讲得很明白:“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

于闻用也，闵其时之不平，人之不 χ ，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，而必以兼济天下也，孜孜矻矻，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，孔席不暇暖，墨突不得黔。”^③在此韩愈把摩顶放踵献身社会的墨子也与之相提并论。

这种为国为民献身的高度社会责任感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就是韩愈界定的“道”的含义。宋儒讥韩愈《原道》之作：“日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，自形而上者，愈所不知也”，“岂为知道哉？”^④这恰恰说明韩愈“道”的社会性内涵。他关注的是现实，是民生。韩愈《与风翔刑尚书书》说自己“前古之兴亡，未尝不经于心；当世之得失，未尝不经于意。”其《龔龔》诗：“报国心皎洁，念时涕汎澜。”^⑤所以他自认行之乎仁义之途。那么，写古文“学古道”的内容就很清楚，就是要带着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来写文章，写出有社会内容，于国于民有裨益的文章，而不是骈文习见的那种嘲风月，弄花草。这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高度热忱和责任感正是韩愈勇于抗颜为师，冒狂名，排击时流倡导古文的根本动力，也是他所以排老辟佛的根本缘由。韩愈很推崇孟子，他说：“孟氏醇乎醇者也，荀与扬，大醇而小疵。”^⑥“故求观圣人之道，必自孟子始。”^⑦就因孟子学说仁慈亲切，富民本思想，关注人民大众生活。

韩愈倡导的古文不只在形式上恢复朴素的单句奇行散体，更重要的是内容富有社会意义的革新。纵观韩愈各类散文，其内容从维护国家统一，批判封建割据，到讽刺统治者用人不当，浪费人材；从辟佛排老到反迷信反服丹药；从为高官大吏树碑到为圻者立传；从为好友柳宗元鸣不平到为武侍御“抱婴儿以泣”感伤，无不表现出韩愈对家国人民的热忱和责任感。宋代柳开《昌黎集后序》：“观先生之文诗，皆用于世者也。”^⑧并非过誉，尽管韩愈有某些认识上的局限，然而瑕不掩瑜。这种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感和热忱，使他不但有气魄倡导古文，并身体力行，写出许多惊天地动鬼神的杰出作品，成为我国最有影响的伟大作家之一。

二

“学古道”是韩愈“为古文”之宗旨，即要求古文能言之有物，有社会内容，对现实生活起功利作用，这就引发了作家、艺术家如何对待生活的问题。在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，韩愈提出了“不胶”与“外胶”两个概念，用来说明造艺者对待客观世界的态度。高闲上人工书法，慕张旭草书。韩愈借高闲上人学草书事发表了他的造艺观点。“苟可以寓其巧智，使机应于心，不挫于气，则神完而守固，虽外物至，不胶于心。”^⑨专神贯注，矢志不移，造艺达到得心应手、出神入化的极境，则乐之终身不厌，沉缅陶醉其中。虽锦衣玉食，好爵高轩不能动其心；莺歌燕舞，娇红粉黛不能乱其意；风雷雪瀑，山崩地坼也不足惊其魂魄，这就是造艺的神完守固。试看庖丁为梁惠王解牛，他的面前唯有牛的大郤、窾，他以神遇不以目视，不只无视坐在陛上的万乘之君，就连“全牛”也“未尝见”了。庖丁的解牛已达到“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踣，砉然响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，合乎桑林之舞，乃中经首之会”^⑩的艺术化境。韩愈在序中举出“尧、舜、禹、汤治天下，养叔治射，庖丁治牛，师旷治音声，扁鹊治病，僚之于丸，秋之于奕，伯伦之于酒”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尽管属于不同领域，就其献身精神而论，他们都是艺术家，其造艺都已达到了“造其堂”、“睟其觝”的极境。他们都是外物“不胶”于心的造艺神手。“不胶”显然是指造艺过程精神高度专注因而和客观现实拉开了距离。

韩愈在序中批评高闲上人“一死生，解外胶”，不可能在草书上达到张旭的水平，学张旭不

能得其心,只能逐其迹。韩愈指出张旭喜怒、哀、乐、无聊、不平,“有动于心,必以草书焉发之”;“观于物”,见山水崖谷,鸟鱼草木,星月风雨,黎园歌舞,边塞战斗,“天地事物之变,可喜可愕,一寓于书”,对客观世界有如此敏感的审美情趣;“利害必明,无遗锱铢,情炎于中,利欲斗争,有得有丧,勃然不释,然后一决于书”,张旭在现实生活中又如此斤斤计较,情感内焚,充满复杂矛盾的世俗思绪。张旭这种投入生活,为客观外物所强烈吸引,主客观世界相互作用,引发了某种情思急需抒发的创作冲动,如《送孟东野序》提到的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”^①,这就是韩愈所谓的“外胶”的内涵。

“外胶”所引发的情思有品位高低之分,但“外胶”是创作动力的来源却毫无疑问。高闲上人所要尽力回避、消解的正是这种对客观世界的眷恋和审美。作为僧侣,他追求的是“一死生,解外胶”——远离社会现实,无喜无忧,无生无死,心如枯井的寂灭境界。高闲上人的心无所动,情无所寄,停滞加枯淡,故韩愈认为其书法必不可能达到有如张旭的水平。

“不胶”和“外胶”确是造艺的两个关键问题,前者是创作态度和精神,后者是创作来源和动力。造艺者只有做到既“外胶”又“不胶”,其艺术作品才可能臻于完美。韩愈重“外胶”,其源盖出于“学古道”。

三

“学古道”引发了中唐的“古文运动”。“异”是韩愈古文理论中最具特色的主张,最能表现古文运动的创新实质。

韩愈尽管提倡儒家道统,提倡“非圣人之志不敢存”,肯定和弘扬的是儒家献身社会的积极入世态度。在他之前,扬雄步趋儒家经典,写了《太玄》和《法言》;在他之后,宋儒发展了儒家哲学并强化了礼教。韩愈只是引儒家的入世精神来倡导古文。

韩愈倡导古文有强烈的创新意识。他要扭转当时柔弱文风,既从创作思想,也从创作方法入手。他希望建立一种独立于古今,内容和形式全面革新的文体风格,所以他主张“异”,一再强调“异”。《送刘正夫书》:“夫百物朝夕所见者,人皆不注视也;及睹其异,则共观而言之,夫文岂异于是乎?”“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,然其珍爱者,必非常物;夫君子之于文,岂异于是乎?”^②倡导古文,是一种艰苦的挣扎、奋抗,要取得舆论的认可,作品更必须出众,标新立异。

“异”在韩愈的古文理论中其内涵有三:

1. 反“循常”。“循常”是指随大流,跟着时尚流俗为文,人云亦云,了无新意,即《答刘正夫书》所说的“与世浮沉”。这种作品必然是陆机《文赋》指出的文病之一:“徒悦目而偶俗,固声高而曲下”,流于平庸低俗。

《答李翊书》说到自己写文章“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,惟陈言之务去,戛戛乎其难哉!其观于人,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”;之后“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,汨汨然来矣;其观于人也,笑之则以为喜,誉之则以为忧,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。”^③这里说的就是写作不“循常”的努力。人生活在社会中很难免俗,抵挡时尚潮流并不容易。韩愈有一诗就以《知音者诚希》为题,其《感春》诗曰:“与众异趣谁相亲”^④。石介《上赵先生书》描叙韩愈的抗流俗:“学独去常俗,直以古道在己,乃以空桑、云和千数百年阔泯灭亡之曲,独唱于千万人间”,众人“恍惚茫昧,如丧聪,如失明,有骇而亟走者,有陋而窃笑者,有怒而大骂者。丛聚嘲噪,万口应答,声无穷休。”当时倡和者

除韩门弟子,唯柳宗元、张籍、孟郊等。而“吏部志复古道,奋不顾死,虽挨斥摧毁,十百千端,曾不少改所守。”^②韩愈勉励刘正夫要高水平要求自己,“不自于循常之徒”,不能置自己于平庸流俗之辈,要出类拔萃,“非常”才能“自树立”。

2. 反“因袭剽贼”。因袭剽贼是指对前人或现成作品的追摹模仿,甚至抄袭。《南阳樊绍述墓志铭》:“惟古于词必己出,降而不能乃剽贼,后皆指前公相袭,从汉(一作‘后汉’)迄今用一律”^③。韩愈在此至为严厉地鞭挞汉代以来的模仿抄袭之风,指其为“千篇一律”,“剽贼”,这的确切中弊病。《答李翊书》韩愈说自己开始时“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”,三代两汉之书读得如痴如醉,如此几年,然后“识古书之真伪,与虽正而不至焉”,于是提出“游乎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源,无迷其途,无绝其源”,对三代两汉之书是有所取舍了。韩愈对汉代诗文的态度很冷淡。汉代文人最喜模拟且开后世因袭之风。宋玉有《九辩》,王褒就有《九怀》、刘向有《九叹》、王逸有《九思》等。枚乘写《七发》,演成七体,《文心雕龙·杂文》:“自《七发》以下,作者继踵……自恒麟《七说》以下,左思《七讽》以上,枝附影从,十有余家。”^④刘勰这里指的只是名家,《隋志·总集类》见录《七林》就有30卷。对问解嘲这类作品也很多,还有连珠也不例外。所以王充有鹦鹉学舌之叹。刘勰有鱼目贯珠之讥。这种因袭模拟之风,许多学者、作家都卷进去了,包括杨雄、班固、张衡、曹植、左思等。班固则公开抄袭《史记》。对西汉以来模拟因袭剽贼之风的扫荡,可见韩愈的勇气。梅尧臣《依韵和宣成张主簿见赠》:“韩子予文章,所贵不相仿。”^⑤

3. 词必己出。韩愈赞誉樊绍述著述丰多,除专著《魁纪公》、《樊子》、《春秋集传》外,并有表、状策、书序、传记、纪志、说论,今文赞铭等凡291篇以及杂铭、赋、诗等上千数,“然而必出于己,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,又何其难也”。^⑥

韩愈《答刘正夫书》认为学习古圣贤人是“师其意不师其辞”,文无定则,不能“开其为此”而“禁其为彼”,“惟其是尔”。^⑦自己认为正确就可以了。圣人之“意”,即韩愈《原道》所理解的社会责任感,在此大前提下,文章怎么写都应该由自己决定,而且必须是自己的表达。

如果说反“循常”旨在廓清骈俪时尚,反“因袭剽贼”重在摈弃模仿复古,如北朝苏绰、宇文泰为改革文风走模仿复古之路,导致失败;词必己出,则是从正面提出古文要写出独立的风格,写出作者的个性。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,首先思想感情必须是自己的,自己的感想、心得、思绪、见解,自己的喜怒哀乐,自己的爱憎,然后才会有自己相应的语言结构、词汇、表达方式。思想感情是自己的,语言是自己的,这就别于旁人,只能是我”。韩愈《归彭城》诗:“刳肝以为纸,沥血以书辞”,^⑧这是最最真切的词由己出了。宋祁《韩愈传》说韩愈为文“当其所得,粹然一出于正,刊落陈言,横骛别驾”,“卓然树立,成一家言”。说其“《送穷文》、《进学解》、《毛颖传》、《原道》等篇,皆古人意思未到,可以名家矣。”^⑨

韩愈的文辞很有自己的特色。其《祭十二郎文》写衰老:“吾年未四十,而视茫茫,而发苍苍,而齿牙动摇”;写听到恶耗:“呜呼!其信然邪?其梦邪?其传之非其真邪?”^⑩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写伺候于公卿之门,奔走于势利之途者:“足将进而趑趄,口将言而嗫嚅。”^⑪《兰田县丞厅壁记》写县丞崔斯立才华无所施展,满腔委屈寄情于狼治庭除,吟哦度日:“庭有老槐四行,南墙钜竹千挺,俨立若相持,水循除鸣,斯立痛扫溉,对树二松,日哦其间。”^⑫写王适任幕僚佐治:“栉垢爬痒,民获苏醒。”^⑬

韩愈诗文中生僻词汇和俚俗口语常同时出现。写景写人,抒情状物,均形象鲜明,逼真传神。这种雅俗的强烈反差以及动词形容词的高调运用,奇特而精彩的比喻,排比、对偶、重复等

修辞格的交错运用,造成韩文语言不同凡响。韩愈作品结构奇变历来为人称道。语言上的这种“必已出”,同样显示了韩愈的匠心独运。韩愈文章感情充沛,气势逼人,沉雄瑰丽。苏洵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:“韩子之文,如长江大河,浑浩流转,鱼鼉蛟龙,万怪惶惑,而抑遏蔽掩,不使自露,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,苍然之色,亦自畏避不敢迫视……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。”^{②⑥}可谓说到了韩文的特色。韩愈作品是他古文理论的实际成果,也是其推崇遵循“古道”的最佳实践。

注:

- ①②③④⑦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韩愈撰、马其昶校注、马茂元整理: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,第 305、18、112、37、262、269、232、570、207、170、542、542、207、338、244、434 页。
- ④韩愈著、门人李汉编:《韩昌黎全集》,扫叶山房石印,宣统二年孟冬版,第十一卷,陈景云点勘第三卷。
- ⑤⑪⑱钱仲联: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,第 100、374、119 页。
- ⑧转引自吴文治编:《韩愈资料汇编》,中华书局 1983 年版,第 78 页。
- ⑩郭庆藩辑:《庄子集释·养生主》,中华书局 1961 年版,第 117 页。
- ⑮《四库全书·徂徕集》,第 262 页。
- ⑰刘勰著,范文澜注:《文心雕龙注·杂文第十四》,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,第 254 页。
- ⑲梅尧臣著、朱东澜编年校注:《梅尧臣编年校注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,第 778 页。
- ㉒欧阳修、宋祁: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,中华书局 1975 年版,第 5265 页。
- ㉔吕祖谦编,齐治平点校:《宋文鉴》,中华书局 1992 年版,第 1628 页。

作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 贺秀明

~~~~~  
(上接第 115 页)必须逐步提高语言的规范层次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。

注:

- ①②③⑦庄泽义:《再谈港语的洋化》,香港《语文建设通讯》第 51 期,第 29~35 页。
- ③陈建民:《普通话对香港词语的取舍问题》,香港《语文建设通讯》第 43 期,第 1~12 页。
- ④该歌词见刘丹青:《港式中文词语小札》一文的注释。
- ⑤何三本:《一九九七与香港语文》,香港《语文建设通讯》第 50 期,第 83~88 页。
- ⑧于君明:《从“港式中文”看香港多语多文化现象》,香港《语文建设通讯》第 54 期,第 66~70 页。
- ⑨周秀芬:《语文规范与香港中学的语文课本的言语问题》,香港《语文建设通讯》第 545 期,第 61~65 转第 79 页。

作者 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贺秀明